

後
漢
書

一
二

列傳卷第十九 范曄 後漢書二十九

唐章懷太子賢注

申屠剛

鮑永 子昱

郅惲

申屠剛字巨卿扶風茂陵人也七世祖嘉
文帝時爲丞相剛質性方直常慕史鮪汲

黯之爲人

史記曰史鮪字子魚衛大夫也論語孔子曰直哉史魚邦有道如矢邦無道如

矢前書汲黯字長孺武帝時爲主爵都尉好直諫時人謂之汲直

仕郡功曹平帝

時王莽專朝多猜忌遂隔絕帝外家馮衛

二族不得交宦剛常疾之

馮謂馮昭儀平帝祖母也衛謂衛姬

平帝母也號中山太后王莽專政馮衛二族皆不得至京師交通仕宦見前書

及舉賢良

方正因對策曰臣聞王事失則神祇怨怒

姦邪亂正故陰陽謬錯此天所以譴告王

者欲令失道之君曠然覺悟懷邪之臣懼

然自刻者也

懼驚也音紀佳反刻猶責也

今朝廷不考功

校德而虛納毀譽數下詔書張設重法抑

斷誹謗禁割論議罪之重者乃至胥斬傷

忠臣之情挫直士之銳殆乖建進善之旌

縣敢諫之鼓

旌幘也淮南子曰禹縣鐘鼓磬鐸置鞀以待四方之士為幘曰教導寡人

以道者擊鼓喻以義者擊鐘告以事者振鐸語以憂者擊磬有獄訟者搖鞀帝王紀曰堯置敢諫之鼓

闢四門之路明四目之義也

孔安國注尚書曰開闢四方之

門未開者謂廣致眾賢也明四目謂廣視於四方使下無擁塞也

臣聞成王幼少

周公攝政聽言下賢均權布寵無舊無新

唯仁是親

尚書大傳曰武王入殷周公曰各安其宅各田其田無故無新唯仁之親

動

順天地舉措不失然近則召公不悅遠則

四國流言

尚書曰周公為師相成王為左右召公不悅言周公既還政成王宜其自退今

復為相故不悅也四國謂管蔡商奄也成王幼小周公攝政四國流言曰公將不利於孺子

夫子

母之性天道至親今聖主幼少始免繼緦

免離也平帝即位時年九歲故云始免繼緦
前書音義曰繼落也緦被也緦或作緦也

即位

以來至親分離外戚杜隔恩不得通且漢
家之制雖任英賢猶援姻戚親疏相錯杜
塞閒隙誠所以安宗廟重社稷也今馮衛
無罪久廢不錄或處窮僻不若民庶誠非
慈愛忠孝承上之意夫爲人後者自有正
義至尊至卑其執不嫌是以人無賢愚莫
不爲怨姦臣賊子以之爲便不諱之變誠

難其慮今之保傳非古之周公周公至聖

猶尚有累何況事失其衷不合天心者哉

昔周公先遣伯禽守封於魯以義割恩寵

不加後

伯禽周公旦之子也周公相成王先封伯禽於魯今就國守封後謂伯禽也周公身

既尊寵不令伯禽復加榮貴以自挹損也東觀記曰昔周公豫防禍首先遣伯禽守封於魯離斷至親以

義割恩使已尊寵不加其後

故配天郊祀三十餘世

自伯禽至頃公

為楚考烈王所滅凡三十四公魯以周公大聖之後故郊祀配天一如天子之禮

霍光秉

政輔翼少主修善進士名為忠直而尊其

宗黨摧抑外戚

昭帝時霍光輔政其子禹及兄孫雲山等皆中郎將奉車都尉

昆弟諸壻皆奉朝請給事中唯昭帝外家趙氏無一在位者

結貴據權至堅

至固終沒之後受禍滅門

霍光薨後其子禹宣帝時為大司馬

謀反發覺禹嘗斬母顯及諸女昆弟皆棄市

方今師傅皆以伊周之

位據賢保之任以此思化則功何不至不

思其危則禍何不到損益之際孔父收歎

說苑曰孔子讀易至損益則喟然而歎子夏問曰夫子何為歎孔子曰夫自損者益自益者缺吾是以歎

之持滿之戒老氏所慎

老子曰持而盈之不如其已已止也言執滿必

傾不如止也

蓋功冠天下者不安威震人主者

不全今承衰亂之後繼重敝之世公家屈

竭賦斂重數苛吏奪其時貪夫侵其財百

姓困乏疾疫天命盜賊羣輩且以萬數軍

行衆止竊號自立興軍而行擁衆而止攻犯京

師燔燒縣邑謂平帝元始三年陽陵人任橫等自稱將軍盜武庫兵攻官寺出囚徒也

至乃訛言積弩入宮宿衛驚懼自漢興以

來誠未有也國家微弱姦謀不禁六極之

效危於累卵尚書大傳曰貌之不恭厥極惡言之不從厥極憂視之不明厥極疾聽之

不聰厥極貧心之不睿厥極凶短折皇極不建厥極弱也王者承天順地典

爵主刑不敢以天官私其宗不敢以天罰

輕其親陛下宜遂聖明之德昭然覺悟遠

述帝王之迹近遵孝文之業

文帝即位使將軍薄昭迎薄太

后於代剛欲使平帝迎中山太后至京師者也

差五品之屬納至親之

序

五品五常之教也尚書舜命契曰汝作司徒勸敷五教左傳史克曰舜舉八元使布五教于四方父

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

亟遣使者徵中山太后置之別

宮今時朝見又召馮衛二族裁與冗職

冗散

也使得執戟親奉宿衛以防未然之符以

抑患禍之端上安社稷下全保傅內和親

戚外絕邪謀書奏莽令元后下詔曰剛所

言僻經妄說

元后元帝后王莽之姑也

違背大義其罷歸

田里後莽篡位剛遂避地河西轉入巴蜀

往來二十許年及隗囂據隴右欲背漢而

附公孫述剛說之曰愚聞人所歸者天所

與人所畔者天所去也伏念本朝

謂光武也

躬

聖德舉義兵龍行天罰所當必摧誠天之

所福非人力也將軍本無尺土孤立一隅

宜推誠奉順與朝并力上應天心下疇人

望爲國立功可以永年

今文尚書曰立功立事可以永年也嫌

疑之事聖人所絕以將軍之威重遠在千里動作舉措可不慎與今璽書數到委國歸信欲與將軍共同吉凶布衣相與尚有沒身不負然諾之信況於萬乘者哉

烈士傳曰

羊角哀左伯桃二人爲死友欲仕於楚道阻遇雨雪不得行飢寒自度不俱生伯桃謂角哀曰俱死之後骸骨莫收內手捫心知不如子生恐無益而棄子之能我樂在樹中角哀聽之伯桃入樹中而死楚平王愛角哀之賢以上卿禮葬伯桃角哀夢伯桃曰蒙子之恩而獲厚葬正苦荆將軍冢相近今月十五日當大戰以決勝負角哀至期日陳兵馬詣其冢作三桐人自殺下而從之此歿身不負然諾之信也

今

何畏何利久疑如是卒有非常之變上負

忠孝下愧當世

言從漢何畏附蜀何利而久疑不決

夫未至豫

言固常爲虛及其已至又無所及是以忠言至諫希得爲用誠願反覆愚老之言嚙不納遂畔從述建武七年詔書徵剛剛將歸與嚙書曰愚聞專己者孤拒諫者塞孤塞之政亡國之風也雖有明聖之姿猶屈已從衆故慮無遺策舉無過事夫聖人不以獨見爲明而以萬物爲心順人者昌逆人者亡此古今之所共也將軍以布衣爲

鄉里所推廊廟之計既不豫定

廊殿下屋也廟太廟也國

事必先謀於廊廟之所也

動軍發衆又不深料今東方政

教日睦百姓平安而西州發兵人人懷憂
騷動惶懼莫敢正言羣衆疑惑人懷顧望
非徒無精銳之心其患無所不至夫物窮
則變生事急則計易其執然也夫離道德
逆人情而能有國有家者古今未有也將
軍素以忠孝顯聞是以士大夫不遠千里
慕樂德義今苟欲決意徼幸此何如哉夫

天所祐者順人所助者信易繫詞之言也如未蒙

祐助令小人受塗地之禍毀壞終身之德

敗亂君臣之節汚傷父子之恩不從光武是亂君臣之節

也遣子恂入質而背之是傷父子之恩也衆賢破膽可不慎哉

不納剛到拜侍御史遷尚書令光武嘗欲

出游剛以隴蜀未平不宜宴安逸豫諫不

見聽遂以頭軻乘輿輪帝遂爲止軻謂以頭枝車輪也

王逸注楚詞曰軻止輪木也時内外羣官多帝自選舉加

以法理嚴察職事過苦尚書近臣至乃捶

撲牽曳於前羣臣莫敢正言剛母輒極諫
又數言皇太子宜時就東宮簡任賢保以
成其德帝並不納以數切諫失旨數年出
爲平陰令復徵拜太中大夫以病去官卒
於家

鮑永字君長上黨屯留人也

屯留今潞州縣也

父宣

哀帝時任司隸校尉爲王莽所殺

莽輔政誅不附已者

故殺

永少有志操習歐陽尚書

歐陽生字和伯千乘人受

尚書於伏生見前書

事後母至孝妻嘗於母前叱狗

而永即去之

去音丘
呂反

初爲郡功曹莽以宣

不附已欲滅其子孫都尉路平承望風旨
規欲害永太守苟諫擁護召以爲吏常置
府中永因數爲諫陳興復漢室翦滅篡逆
之策諫每戒永曰君長幾事不密禍倚人
門永感其言及諫卒自送喪歸扶風路平
遂收永弟升太守趙興到聞乃歎曰我受
漢茅土

王者封五色土爲社封諸侯則各割其方
面土與之燾以黃土苴以白茅使歸立社

也不能立節而鮑宣死之豈可害其子也

勅縣出外復署永功曹時有矯稱侍中止
傳舍者興欲謁之永疑其詐諫不聽而出
興遂駕往永乃拔佩刀截馬當匈乃止當

以韋爲之也

後數日莽詔書果下捕矯稱者永

由是知名舉秀才不應更始二年徵再遷
尚書僕射行大將軍事持節將兵安集河
東并州朔部得自置偏裨輒行軍法永至
河東因擊青犢大破之更始封爲中陽侯

中陽縣屬西河郡
今汾州孝義縣也

永雖爲將率而車服敝素